

莫测姻缘

李惠文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李惠文 著

莫测姻缘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莫测姻缘

Mece Yinyuan

李惠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305,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3 1/2 插页: 3

1986年3月第1版

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5,500

责任编辑: 修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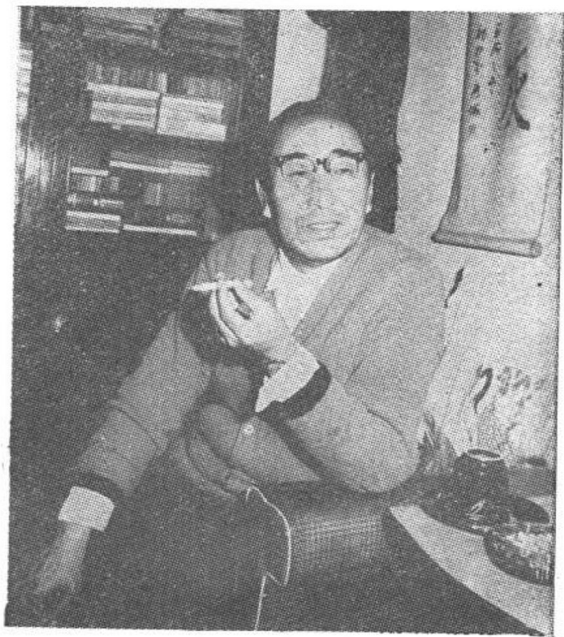
插图: 石庆寅

封面设计: 赵宏光

责任校对: 晓春

统一书号: 10158·981

定价: 1.90元



李惠文，满族作家，一九三一年生于辽宁省绥中县海泉寨村。小时家境贫寒，读书甚少，十五岁跟随叔父在沈阳一家皮鞋厂学徒。解放后返回乡里当村干部，参加土改。不久调到县里，先后任县报记者，县政府政策研究员和人民公社社长。一九五八年开始写作，著有短篇集《三人下棋》、中篇小说集《悲欢离合》和长篇小说《金銮梦》。一九八〇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现任锦州市文联副主席。

第一章

立秋以后，歇过伏天的庄稼人，逐渐改变在树下乘凉的习惯，开始琢磨如何收获他们劳动一年的果实了。今年的收成仍和以往多少年一样，没有多大油水。是闹了天灾吗？没。春天刚过清明，就下了一场透雨，种大田正赶趟，全都安上了苗。整个伏天，雨也没少下。到了秋天，人们担心秋吊，可是从高粱扬花到晒红米，一直是风调雨顺。那为什么收成还不乐观呢？只有天知道。好在合作化以后的庄稼人，已经习惯了这种无所谓丰收不丰收的年景。丰收了吃三百六；不丰收也吃两个一百八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那年，人们高兴一阵子，以为把祸国殃民的家伙弄倒了，庄稼人能翻一下身，然而过了一个秋天，又来一个秋天，这个身远是翻不了。只有这一条不错，“四人帮”倒台之后，庄稼人敢说话了。他们蹲在墙根竟放大声议论国事。

“什么抓缸治锅呀！这大锅饭的锅越治越糟！”

“这话着！大伙趴在一个锅沿上，只好喝稀粥，别的门没有！”

“不趴在一个锅沿上咋办？你想单干，那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啦！”

“谁说不要社会主义？可总这样趴在大锅沿上混粥喝，那

社会主义还搞它有啥意思哩？”

“咋没意思哩，搞社会主义大伙省心，队长一敲钟，大伙齐上工；地头睡一觉，回家咬大葱！”

“难道咱庄稼人就总是咬大葱的命？”

“唉唉唉！说这闲话都没用，‘四人帮’不粉碎，大葱也咬不成！”

“快别说了，杨老教授来啦，他是文化人，比咱懂得多，跟他唠唠吧！”

外表上已经完全庄稼化了的杨老教授，低头过来了。他神情沮丧，满脸皱纹，半年没刮胡子，嘴巴上好像堆上一团秋霜打过的乱草。

“你们大伙在这议论啥哩？”杨老教授跟大伙打个照面，问上这么一句就想走开。

“我们大伙谈论国事哩！”有人笑着回答，“你也蹲这儿跟我们一块谈谈吧，你的眼光比我们看的远。”

老教授摆了摆手，转身离开了。他实在没有那副闲肠子跟大家议论国事，也没有那种胆子。不象庄稼人思想那么解放。他自知身上还带着“罪”，他与老伴的冤案还没有昭雪。曾向原来的学院组织写过几份申诉书，至今没有回音。把他下放这个蚕乡凤凰村，几年的劳改生活，使他的身体已经衰败不堪。远离他乡的儿子杨松涛二年多了音信皆无。不久前，他曾给千里之外的女儿河畔的雁落庄写过一封信。当年来这取经的姑娘郑飞凌给他回了信，说是杨松涛早在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之前就被公社的坏头头逼出雁落庄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，不知流落何方。白发苍苍的教授夫妇见此信抱头大哭一场。他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如果儿子还活在人世间，“四人帮”粉碎之后，哪能不给爹妈来封信呢？十有八九是离开了人世。这是教授夫妇的独生

子，怎不让人痛心！再揭开一层秘密，所谓“独生子”又并非教授夫妇亲生，而是从小养大的义子，这一点儿子本人是不知道的，老两口也不愿意让孩子知道，他们还指望这根独苗养老送终哪！

一连几个严寒的冬季，到年岁的两位老人住着破房漏屋，是难以忍受的。老两口盼望组织上能在入冬之前给他们平冤昭雪，可是，这二年上边的政治口号还是要“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”，这就使人丧失了信心。唉！“四人帮”是粉碎了，政治路线不改变，一切都等于零。

教授夫妇正处在悲观之际，忽然在一天夜晚，有人“嘭嘭”在敲门。

“谁呀？”教授夫人问道。

“我是远道来的，”敲门人说，“请借问一下，这家还是老杨家住着吗？”

教授夫妇一听感到惊讶，回答道：“是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郑飞凌，”敲门人说，“就是那年来这取经的那个姑娘。”

“唉呀！快开门！”教授急忙打着灯，穿上衣服。

“吱呀”一声门开了，一股凉气冲进屋里来。在灯下，教授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这个三年多不曾见面的姑娘，只见她走得满头大汗，脸蛋象苹果那样红，蒸发着热气。教授夫人把姑娘的背兜接过来，捧着姑娘的双肩让她坐在炕沿上。

老两口见到远方来的姑娘，便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；姑娘看见教授夫妇也禁不住怀念自己的心上人。此时此刻三口人什么话也没顾得说，都哭得泪人一般。

过了好一阵，教授才收住哭声，吩咐老伴说：“快给孩子烧水做饭去吧。”

郑飞凌说：“大伯，我不饿也不渴。见到你们二老人家，我就饱啦！”擦一擦眼泪接着说，“见着大伯给我去的信，我才知道松涛哥没有回到二老身边！他离开我们那儿也一直没给我写信，人到底上哪儿去了呢？”

教授长嘘一口气说：“怕是不在人间啦！他在你们那儿不是没犯什么大错误吗？”

“他能犯什么错误！”姑娘说，“‘四人帮’粉碎之前，我们公社的坏头头在我们那儿蹲点……”

郑飞凌从头至尾把杨松涛受害的经过讲给了教授夫妇，一边讲着，一边痛哭流涕，最后说：“不瞒二老人家，我和松涛哥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啦！我这次就是投奔他来了，尽管知道他不在，我也还是要来。我能把大伯大妈侍候到老，就算达到了我的心愿，我现在就向二位老人家叫一声爸和妈！请二位老人家收下我这个主动找上门来的儿媳妇吧！”说罢就扑向教授夫人的怀里。教授夫人把姑娘紧紧搂过来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我的好孩子，看见你就看见我的儿子啦！可不过，你方才说的那是一句傻话，松涛真要是永远不能回来了，你还怎呆在我们的身边？”

“能呆，”郑飞凌撩起衣襟擦着眼泪说，“我要侍候二位老人家一辈子！”

“唉！那不是把你的青春耽误了嘛！”教授夫人说，“傻孩子，绝对不能那样做呀！”

全家人又默默地哭了一阵子，教授便再次催促老伴给姑娘做饭，才算结束这个悲痛欲绝的场面。

一晃两个月过去了，郑飞凌象呆在自己家里一样，什么活计都干，什么事情都管。早晨，她早早起来做饭；晚上，她主动把公婆的被子铺好。转身一声爹，调个一声妈，叫得杨老教

授夫妇喜中带着泪，乐中夹着悲。老两口看姑娘真的没有走开的意思，尽管担忧姑娘的青春与前程，却又无法往出撵。

今年，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比往年来的早，刚过霜降，就闹三次寒流，抽肉的西北风有时还带着小清雪，但是教授夫妇却没有象往年那样感到初冬严寒的可怕，这是因为勤快的姑娘早把透风的墙缝子用泥抹好。后门那儿还用秫秸扎了个遮风障子。炉子不好烧，她又跳上房去加高了烟囱。这样修缮的结果，不管外边有多么寒冷，进到屋里却象暖洞一般，这使教授夫妇觉着格外的舒适与快活，实实在在地说，就是儿子在家也不定能做到这一点哩！

“飞凌，你抽时间给你爹妈去封信吧，”有一天教授夫人对姑娘说，“你出来这些天了，老人也是惦着你的。”

郑飞凌笑着说：“除了我妈能想我，我爹是不会想我的，他嫌我在家气他。”

教授夫人说：“你这样好的姑娘还能气老人？”

“我爹故意找气生，”姑娘说，“他一天不生气，就浑身难受。我这次出来，把他脑袋都气歪了！”

郑飞凌父亲郑万丰老汉一直在为闺女的婚事操着心。杨松涛被公社头头韩凤岐一伙逼出雁落庄之后，老汉的心便凉了，想给女儿另找对象。然而姑娘的心是铁的，决意要等着杨松涛。从杨松涛被逼走到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老汉曾跟女儿打了几次大架。

最后这一次大架，也是飞凌要出来找杨松涛引起的。郑万丰气得满嘴冒白沫说：“你找他去吧！找着找不着也不用回这个家了！我有儿子，什么也不指望你这个贼丫头！”

飞凌妈也劝说女儿：“傻孩子，天地这么大，你上哪找他去？二年多音信没有，就是找到，怕是人家也变心了，还是别

拧着你爹爹吧！”

郑飞凌固执地说：“我不到黄河不死心！我先到他家看看。他要是活着，横竖迟早得回家。他跟我变心，跟他爹妈还变心呀！”

爹妈劝阻不住，铁心的姑娘就单身匹马来到千里之外的凤凰村。

不知又过了多少天，忽然有一日，在教授的街门口外面，停下一辆吉普车。老教授趑趄走出屋门，用惊异的目光望着从车上下来的一个人，呀！那是一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啊！两鬓斑白，满脸纹络，显得格外的苍老了。十年前他是院校第一个被打倒的人，戴着一丈五的高帽子在校内外游斗，胸前挂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大牌子，象判了死刑的犯人一样被押在解放牌的汽车上。折腾半年以后，就不知道人的去向了。

“老书记！您还活着啊！”杨教授万分激动地伸过手去。

“啊！我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着面！”老书记也是双唇颤抖着。

“‘四人帮’不垮台，我们就只好到阴间去相见了！”说罢，老教授两眼泛起晶莹的泪花。

跟随老书记前来的，还有院校的人事干部。杨教授把客人让进屋里，吩咐飞凌赶快给客人烧水。

老书记看一看教授住的这个寒酸的破房子，感叹地说：“老杨，我们的罪现在算是遭到头啦，我代表院校党委接你来啦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老教授两眼发直地瞅着老书记。

“我怎能对你说假话呀！”老书记说，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们这些冤案才得到真正昭雪，我也是最近才回到院校的呀！老伙计，这回我们要重整旗鼓，好好大干一场，把

‘四人帮’给耽误的时间重新抢回来。你先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，过两天，院校就派车把家搬回去。房子都给你准备好啦！”

教授夫妇听了这话感动得老泪横流。松涛母亲一边给客人倒茶一边说：“老杨的问题有了上下，可我们钢铁学院至今还没有信儿哩，我的工作不知啥时能落实！”

老书记说：“我管农学院，管不了你们的钢铁学院。不过，我相信，有了三中全会的精神，每个人的冤案都会很快得到解决，这一点你放心。”

杨老教授叹一声说：“工作问题都能解决，党的政策是统一的嘛！可就是我的儿子流落他乡二、三年了，至今没有音信，让我们老两口子心里没底呀！”

老书记皱起眉头问：“儿子怎么流落他乡了？”

杨教授说：“都是‘四人帮’迫害的嘛，细说起来，两天也唠不完，唉！先不谈他了吧？”

教授夫人与郑飞凌费了很大的劲，才算勉强弄一桌农村水平的饭菜，招待了院校的老书记。客人走后，郑飞凌的情绪马上低落下来了，趴在后门口的门框上偷偷地落起泪来。她感到为难了。公婆生活在农村，她觉着自己是一位老人家有用的人，担水做饭，拾柴禾，都是老人难做的事情；不久人家要回省城了，住上楼房，生活条件有了天地之别的变化，再呆在二老人家身边还有什么用处哩？只能是累赘。唉！只有主动向老人家提出离开了！来这几个月，天天盼着自己的心上人回来，然而却使她一天一天地失望着。她有时晚上做梦，梦见他回来了，使她悲喜交加。天亮时，她告诉婆婆，她作了一个非常高兴的梦。婆婆细问她，她却不说了，只是“格格”地笑。

现在，婆婆看她哭了，就走了过去，抚摸着她的肩膀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是怎么啦？是想家了，还是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？”

往次，飞凌也有偷偷哭的时候，可当婆母一经发现，她就立刻破涕为笑。那是因为往次的落泪都是为着想她的心上人。她不能用自己的泪水去增加婆母的想儿之情。但是，这一次她没有笑，而是两眼含着泪花说：“妈，你们要回省城了，我不能成为你们二位老人的累赘。等松涛他回来，我再来到您的身边吧！”

精通世故的婆母什么都明白了，也陪着两眼辛酸泪说：“孩子，你想的太多了吧！进省城我也是要把你带去的。你不要多心。将来松涛回来，你是我的儿媳妇。真要是我们得信松涛永远也不能回来了，那你就当妈的好闺女，永远呆在妈的身边。”

杨教授说：“都是‘四人帮’迫害的嘛，细说起来，两天也唠不完，唉！先不谈他了吧？”

教授夫人与郑飞凌费了很大的劲，才算勉强弄一桌农村水平的饭菜，招待了院校的老书记。客人走后，郑飞凌的情绪马上低落下来了，趴在后门口的门框上偷偷地落起泪来。她感到为难了。公婆生活在农村，她觉着自己二位老人家有用的人，担水做饭，拾柴禾，都是老人难做的事情；不久人家要回省城了，住上楼房，生活条件有了天地之别的变化，再呆在二老人家身边还有什么用处哩？只能是累赘。唉！只有主动向老人家提出离开了！来这几个月，天天盼着自己的心上人回来，然而却使她一天一天地失望着。她有时晚上做梦，梦见他回来了，使她悲喜交加。天亮时，她告诉婆婆，她作了一个非常高兴的梦。婆婆细问她，她却不说了，只是“格格”地笑。

过想法，想把飞凌与傅守本捏成一家人，但是没成功。傅守本说，飞凌是有对象的，万一杨松涛要是回来，看见自己的爱人已经出了嫁，是一件痛心的事情，他不能光图自己甜，不顾他人苦；飞凌呢，也不同意，她看出已经摘了帽的地主女儿廖彩莲十分靠近傅守本，她不能以自己的政治条件优越，去干扰他人对幸福的追求，更何况她对杨松涛抱有信心十足的期待呢！

她这次出来，离家千里，寻找自己的心上人，父母阻拦，然而傅守本则是支持她的。他希望飞凌能把杨松涛找回来，让这个有志向的年轻人在雁落庄安家落户，把雁落庄的养蚕事业很好地发展起来。

郑飞凌是到街门口的井边上担水，大队通讯员把傅守本的信交给她的。一只水桶放到井里还没有提上来，她就忙着把信打开了。呀！写的还不少哩！信的一开头就埋怨她，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？信中告诉她，家乡这边按照中央新的农村政策，从明春开始，就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了。目前，正在酝酿往下分配土地，广大社员是非常高兴的，鸡冠山的蚕场和压儿山西坡的果树都要包下去。明年的农业生产将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党支部希望她早点回来，家里人和广大社员更希望她早点回来，这是因为……请看下面几页信纸上说的话吧：

亲爱的！我梦中想念的亲人！

你赶快回来吧！当我知道你已离开雁落庄去千里之外寻找你的心上人，我的心就象掉在油锅里一样的难受，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当着乡亲们的面，抱头痛哭了一场。我们分别的多么惨呀！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，因为有着你，有你对我的深厚感情，我从来未曾动摇过自己的信念，相信只要地球不毁灭，我们终有一天会

团圆的。今天，我终于回来了，自由地飞回来了，我没有先去看望我的父母，而是先来投奔了你，此一举也许要被世人耻笑。但我知道，党的三中全会以后，我的二老双亲，也会彻底得到解放……

看了开始的那些话，郑飞凌有些茫然。心中责怪守本哥不应向她写了那些不该说的话。然而中途，她忽然发现这不是守本哥说的话，就急忙翻到信纸的最后一页，一看落款，原来是杨松涛三个字。

她丢下水桶，挥着手中的信纸，不顾一切地往院里跑：

“妈！妈！你儿子回来啦！你儿子回来啦！”

教授夫人从玻璃窗子看见飞凌如此发疯地往屋跑，以为姑娘的神经受了什么刺激。刚要迎出屋去，飞凌早已推门闯进来了。

“妈！你儿子回来啦！”飞凌一下子扑向婆婆的怀里。

“在哪？”婆婆惊异地往外看。

“在这儿哪！”飞凌悲喜交加地挥动着手中的信，“这是他的信，他又回到我们雁落庄去啦！”

喜泪盈眶的教授夫人刚把信接过去，又被飞凌抢过来说：“我还没看完哩！我念给你老人家听。”

教授夫人擦着眼泪说：“你念吧，妈听着。”

“前边的我就不念了，”飞凌也撩起衣角擦一下眼泪，“反正他是回来啦，我从这儿开始念。你儿子说：‘人生最苦恼的莫过于凄凉。那年我被赶出雁落庄之后，就越过万里长城，沿着燕山山脉毫无目的地流落他乡。我遍体鳞伤，讨宿乞食，好不容易熬过一个冬天……’”

飞凌念不下去了，哽咽着捂起脸，好半天才痛切地哭出声

来，说：“妈！你听他说的多可怜呀！”

“孩子，往下念吧！”教授夫人也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受‘四人帮’迫害的人，有几个不可怜的。”

郑飞凌抽抽着继续念道：“第二年春天，我来到祖国首都的京郊，春日融融的公路上，我看见好多人拿着各种各样的花圈，急忙地往城里走着。我想了一下，大概是清明节到了，人们拿着花圈是去悼念他们的亲人。由此，我想到我的双亲是否还活在人间？那破房漏屋，风雪严寒，无依无靠的两位老人，只能靠天保佑了！

“我的衣着褴褛，也可能是面容痴呆，过路人都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。但我的神志是清醒的，知道自己是跟着人们在往城里走。北京城我以前没去过，直到看见天安门，我才认定这儿确是北京，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。天安门广场如此宽阔，人山人海，到处都是悼念周总理的标语、诗篇。不知为什么，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了希望和力量。我陶醉在那些哀悼、怀念、激昂和义愤的诗篇里……

“这是滔滔大海的漩涡，是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激流，我要在这激流中呐喊，也甘愿在这激流中献身！

“设在天安门上的高音喇叭，不住地狂叫着，命令人们散去。但人们不听狂吠者的指挥。人们沸腾着，与一小撮跳梁小丑搏斗着……

“在这场惊心动魄地镇压与反镇压的搏斗开始了，我坚定站在反镇压的行列里，呐喊、冲击，跟镇压者拼搏。但我们的行列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垮，一些人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也有一些人被押上囚车，送进监牢。我就是其中的一个……

“当我从监狱放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粉碎‘四人帮’两年后的今天了。可想而知，我怎能给二老双亲和你写信呢？要不是

今天的党中央为我们平冤昭雪，怕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见面了啊……”

这封信，郑飞凌是念到完，哭到完。自然，教授夫人的眼泪也一直是陪到完。

到了晚上，一家三口坐在灯下，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，教授夫人的意见是给儿子写信，让他赶快回到凤凰村来，过几天全家人一块返回省城办婚事。

老教授摇了摇头，他的意见是让飞凌先回去，两人一块把那儿的事情安排安排，然后一块回来。至于婚事在哪办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

郑飞凌呢，想的比较复杂些，婚事在哪办，那是另回事。根据傅守本来信说的情况，她决心把家安在雁落庄，让杨松涛也立志扎根在农村。她估计，杨松涛是能够服从她的这种愿望的。只差两位老人已到了晚年，身边无子女，是个实际问题。唉！这个问题怎么能让老人想得通哩！

“妈、爸，”飞凌亲切地一笑说，“你们二位老人家的意见还不统一，这就叫我为难了。我来个折衷法怎样？既不让松涛他回来，也不我一个人回去。咱们三口人一块起程，到我们庄住几天，你们二位老人家跟我父母会会亲家，也是好的嘛！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，”教授高兴地同意着，“这时候不会会亲家，以后到了工作岗位忙起来，还怕是没有机会了呢！”

教授夫人说：“我也同意飞凌的意见！那明天咱们就起程。”

这一宿，飞凌几乎没合眼。她一会儿看看亲人给她写的信，酸心地掉一阵子泪；一会儿又高兴地笑出声来。入冬以后的寒夜，本来是很短的，但她觉得好象永远也不会天亮了。她躺

在炕上，两耳静听村子里第一个报晓的公鸡快些打起鸣来，盼呀，盼呀，好象全村的公鸡全都死光了。她想着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太好，千里行程是够吃累的，吃的，穿的，用的都要替老人想得周到些。到了省城，由汽车换乘火车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趁空给家里打个电报，让家里有个准备呀？

第一声鸡鸣终于传来了，接着全村的公鸡都先后地呼应起来。黎明前的冬夜，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候，外边刮着丝丝的小风，玻璃窗上冻上了美丽的冰花。她一个人住的这个小屋，火烧的很少，队上分的柴禾不多。每天晚上她都要给两位老人那屋多烧些，自己年轻，禁冻呀！

她穿上衣服，起床了。嘴边的哈气象蒸锅，手摸哪儿都是凉的。她开始归拢自己的东西。自己本来也没什么，由家是空身来的。到这儿婆婆给她做了几件衣服。婆婆对她多好呀，比亲闺女还亲。

归拢东西的时候，她翻出杨松涛念书时的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，是她来这以后婆婆给她的，她象得了宝贝一样珍藏起来。在家时，她跟他相处那么久，也没向他要过相片。也许他手里根本就没有相片吧，被迫分别时，情况是那么紧急，来不及想要什么纪念品。

她手拿照片端详着，看他那傻样儿，满脸的忠厚劲。两道重眉毛配着那双大眼睛，好象时时刻刻都在思索着什么。亲爱的，谁知你受了那么多的苦呀！明天我们就能见面了。你一定是个很可怜的样儿。

姑娘的眼睛里，禁不住又泛起酸楚的泪花。

天亮了。郑飞凌在外屋悄悄做好了早饭，才去惊动婆婆，问早上弄什么菜。他们要赶上早八点的公共汽车，晚了，当天就走不成了。现在的时光耽误一天，就等于耽误一年啊！